



## 我们的品牌就是中国科大

◆ 赵启正 (1958级校友 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毕业50年了，当我们5801的同学集体坐火车回到母校所在地合肥时，在火车站迎接我们的几位年轻校友说：“欢迎各位师兄师姐回母校！”一下子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其实，我们有些师兄和师姐的孩子都近50岁了。我说：“你们不觉得我们这些师兄、师姐年纪太大了吗？”他们说：“不大！”真是很感谢他们，让我们一瞬间感觉年轻了几十岁。

在北京，我们朋友间常常会说：“我们这个年龄，虚心也进步了，骄傲也不会落后了！”那么，你们会问“你们还有梦吗？”是的，我们还有梦，就是希望中国科大更好。

我们工作50年了，每当填履历表或是别人在某些场合介绍我们时，“中国科大毕业”总是一个关键词，对，我们的品牌就是中国科大。就像汽车品牌，有奔驰、宝马、红旗，无论走到哪里依旧是奔驰、宝马和红旗。我们无论走到中国或世界的任何地方，我们的品牌总是中国科大。We are made in USTC，我们终身以此为荣！

那么，中国科大怎样会更好，更上一层楼？刚才胡建国校长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全力支持。我只想加一句话，希望小师弟、小弟妹们，再加一把劲儿，有意多学点儿自己专业之外的学问，多多培养自己的人文素养。我们5801原来是学核物理和核工程的，是典型的理工科出身。当年我们读书时，科大还没有文科，我们少有机会接受文科教育和倾听人文讲座。许多年来，当我们面对世界、面对社会时，深感我们的观察和应对往往太过“唯物主义”了，像万用表、像示波器、像谱仪，容不得一点含糊。其实，这给自己带来了某些片面性和某些不顺利。这与我们缺乏人文教育和文史哲思考能力是有关系的。

我曾在一些场合，对年轻的大学生说过：“如果你30岁的时候，有40岁的智慧，你这一生可能就是成功了；如果你30岁的时候，只有20岁的智慧，恐怕就不容有多少成就了。”这句话曾在书上和网上有所传播。

有两位30岁左右的女士曾问我：“读了您这句话，我一夜没睡。自己30岁到底有多少智慧？我该怎么办？”我说，虽迟，胜于不为。也许有三个途径可帮助你获得超过年龄的智慧：第一，与长者交流。他们可以用较短时间告诉你他一生的挫折或重要心得；第二，读好书，读与你的主业差异比较大的好书。好书或由别人推荐或自己去发现；第三，如果你的头脑是个跑马场，不要老跑大科学家的学问和名人名言，也要跑跑自己的思想。思想常常跑动，就是“自己与自己交流”，你的智慧就会成长得很快。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学弟学妹们，能够提高与人、与书本交流的本领，不仅“理实交融”、还能“文理交融”，如此就能更上一层楼。

最后，虽然我们虚心也不会进步了，但你们虚心必会进步，祝你们进步再进步！

(本文系作者在2013年校友值年返校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 科大人小故事三则

◆ 黄婉治 (1958级校友)

我们从1958年秋天入学一直到1963年6月毕业，经历了3年经济极端困难时期，物质生活十分贫乏，但是在科大这个大家庭中，师生互相关心照顾，大家仍然努力学习，奋发向上。5年的学生生活中有许多值得记忆的感人故事。

### 一双特殊的手套

北京的冬天很冷，大约是摄氏零下5-15度。1959年冬天，经济极端困难，没有煤炭供应学校教室取暖，但课还得照样上。这可难为了我这个闽南的穷女生，手脚都长满了冻疮。坐在冰冷的教室里上课，长冻疮的手会化脓，做不好笔记。同班同学张志秋是大连人，她用自己助学金的钱买布和棉花，按我手的大小为我缝制了一双很特别的棉手套，左手是五指齐全的正常手套，右手只有小指、无名指和手掌有棉套，露出了大姆指、食指和中指以便写字。她精心设计缝制的这副充满了爱心的温暖手套帮助我渡过了那几个寒冷的冬天。她的情谊和助人为乐的情怀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也为我竖立了榜样。

### 半斤糕点 大家共享

在那个粮食定量供应，吃饭要凭粮票的困难时期，几乎没有鱼肉（每人每月供应二两肉），但是北京的大学生每人每月还有半斤糕点票（大约有四块桃酥）。在当时有这么一份糕点吃就是很大的享受了。我们宿舍的张志秋和沈莉莉等同学，都是买来了糕点大家一齐吃，就像是一次小聚餐，大家都很高兴。她们也经常把家里带来或寄来的食品和大家分享。班上女同学把省下的粮票支援男同学。那几年物质供应十分困难，有些同学因为营养不良，患了浮肿，但是同学之间的相互关心和爱护温暖着大家的心，共同度过了那困难的年头。这就是我们科大人的精神。

1963年毕业后，我留校当了教师，一直在科大工作了26年。

科大教给了我科学知识，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我和科大一起成长，也一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 小型花圈献给周恩来总理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痛失人民的好总理，全国哀悼。那些年“四人帮”横行霸道，全国不抓工农业生产，不搞教育和科研，整天搞阶级斗争。大家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人民在悼念周总理的同时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和对“四人帮”横行的不满。那年清明节前夕，余明琨（59级生物系留校任教）和我商量做个小花圈献给周总理，寄托我们的哀思，表达我们忧虑和愤慨的心情。这件事得到当时生物系全体女教师和部份男教师的支持，大家立即筹备开始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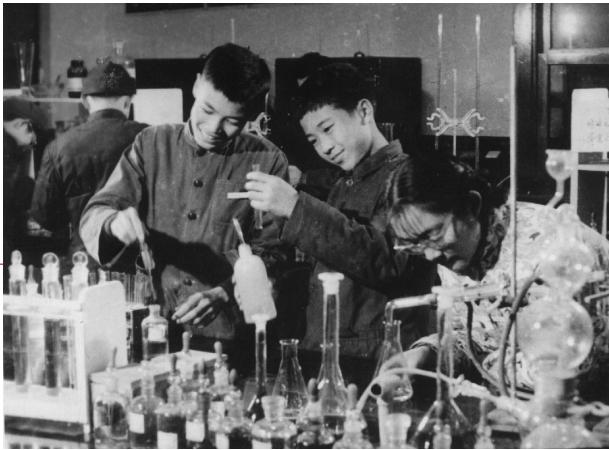
那年军宣队进驻学校院系，支持“斗、批、改”。他们听说给周总理做花圈，立即追查是谁组织的，为什么要给周总送花圈，他们找了许多老师谈话，没有一人说出是谁组织的。大家都说清明节给先人扫墓送花圈是中国人的传统。

花圈做完了，谁从合肥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呢？正好地化系陈江峰老师（科大地化58级学生）当晚要到北京出差，我们找到了他说来意。他欣然同意把花圈带到北京，当时，这是要冒着被追查的危险的。花圈带到北京后，由生物系教师寿天德（科大生物系59级毕业生）把花圈送到了天安门广场，安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周围群众感叹地说，这花圈是从合肥送来的。那时候，大江南北人民同哀同忧。在“四人帮”横行之时，在军宣队严格控制下，我们的小花圈不仅做成了，而且还顺利地从合肥送到了天安门广场。这是我们科大人正义感、责任心和团结精神的象征。事隔37年，当时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同心同德做花圈、送花圈的情景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十分感谢科大建校初期的各位老师、各级工作人员和中科院的领导和专家们，是他们的共同努力，中科大在短短几个月里从无到有，他们为科大制订了正确的办学方针，为科大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即使遭到文革浩劫，和“下迁”合肥使人力物力遭到重大损失，科大人始终拼命奋斗，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无论是科研水平还是学生成就都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我为科大今天的发展和成就而自豪，为自己是科大人而骄傲。



我们的青葱岁月



1980年代少年班学生做实验

## 第一次给郭校长“新闻拍照”

◆ 高登义 (1958级校友 原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  
中国首位完成地球三极科考的探险家)



今年，是母校建校55周年，也是我们58级毕业50周年。55年的光阴转瞬即逝，但科大5年的情景仍时而不时地浮现眼前，往事难忘……

记得1959年8月的一天，新学年即将开始，59级新同学即将入校。地球物理系副主任赵剑琦老师召集58级同学开会，要求为迎新做点宣传工作。主要是筹办一个展览，介绍科大和58级的学习生活情况，二是挑选几位58级同学介绍学习经验。我有幸成为介绍经验者之一，重点介绍自己如何抓好学习和体育锻炼的关系，二者共同促进的经验。此事一闪即逝，印象不深。

印象深刻的是我抢拍郭沫若校长参观学生食堂那张照片的往事。

这事还得从办展览讲起。

那一天，慈祥的赵老师在全系会上动员说：“科大是为我国培养科学研究人才的摇篮，郭沫若校长号召我们成为‘又红又专、亦工亦农’的好学生，我们58级同学要给59级新同学做好榜样，要把我们第一年学习中的情况图文并茂地展览好。”说到这里，赵老师环顾大家，高兴地说，“为了办好这次展览，我们特别向学校申请了一架120海鸥相机，让同学们自己拍照，自己写文章，自己办展览。大家说好不好啊？”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回答了赵老师。接着，他又问哪位同学会照相，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没人吭声。的确，地球物理系58级同学均来自四川，大多来自农村，不要说会照相，说不定有人还没有见过相机呢。

尽管赵老师亲切地环顾大家，希望有同学站出来，但仍然没有人回应。

“我会！”情急中，我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

立刻，同学们都把目光转向了我——有惊讶，有信任。我这位在学习和文体活动上都很活跃的“名人”，很快就博得了大家的信任。赵老师把那架120相机郑重地交给了我，叮咛我好好拍照，好好保管。

当我接过相机时，顿时觉得相机好沉啊，又是激动又是忐忑。说真话，我在中学是照过相，但那是在表哥手把手指导下进行的，自己从没有单独操作过。

大话说出去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前

走。我去图书馆借了一本有关照相的参考书，从头至尾地对照学习使用。

同学们齐心协力地努力，很快为59级新同学编出了一期图文并茂的墙报，较好地反映了我们地球物理系58级同学一年充实愉快的学习生活情况，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务。

1959年9月1日上午，郭沫若校长参加59年新学期开学典礼后，在秘书的陪同下，参观学校的几个学生食堂。

当郭校长快要来到我们系所在的学生食堂时，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到照相机里正好还有胶卷，应该把这一幕拍下来，于是我迅速跑回教室，取来120照相机。

当校长走进我们的食堂时，我想方设法往前靠，但室内光线太暗，没有办法拍照。我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我看见秘书陪同校长准备往食堂外面走。“有了”，我高兴地自言自语，急忙提前跑出食堂，来到校长必经的路线，把相机调整好室外适宜的曝光，卷好胶卷等待着。

当校长和秘书从食堂走出来时，在食堂张贴的一份通知面前停下脚步观看了一会儿，立刻又离开了。我紧紧跟随，慌忙中按下了相机的快门。

第二天，当我在暗室中冲洗完胶卷，较清晰地看到了校长及秘书的侧面照片时，我激动了好一会儿。

这就是我平生拍摄的第一张新闻照片，而且是为我尊敬的郭沫若校长拍的照片啊！